

◇ 当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)，户部右侍郎花沙纳接到上谕：作为钦差大臣到朝鲜敕封王妃。三月初四出发，五月底返京，这次漫长的旅行来回将近三个月。花沙纳是个旅游达人，他把整个出使过程写成了一本书，名为《东使纪程》，里面多次提到赏赐别人某某物品。从这些物品，似可管窥当时社会情状。

比如，开篇就提到，皇帝册封朝鲜王妃，依照惯例，赏以下物品：“蟒缎二匹、妆缎二匹，倭缎二匹、闪缎二匹、帽缎二匹、素缎二匹、石青缎二匹、大缎三匹、彭缎三匹、纱四匹、绸四匹。”此外还有“浩敕(朝廷封官授爵的敕书)二通、节一柄、黄伞一柄、龙旗一对、御仗一对、钦差牌一对、肃静牌一对、回避牌一对。”均是显示皇权的道具，象征意义大于本身价值。

一路风餐露宿，将近两个月时间，抵达朝鲜边境，花沙纳开始大发红包。整理如下：

四月初三，到宣川府，给从义州护送至此的护送官毡帽五个，小刀一个，荷包一个。随行之帮轿、执伞、牵马各项人役四十二人，各赏毡帽二顶，共八十四顶。

青，不是翠色欲流，亦不是浅浅的一点，而是隔着帘子看，毛茸茸的边缘绿得诱人，被竹木隔了边框的一条线一线天，青而雅致，隐隐有动感，这应该就是入帘青了。

刘禹锡说：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”这说的是草色，亦是春色，或者放宽到春夏之色。竹帘，在北方似乎盛夏才挂得出来，而在江南，仲春就有，杏花春雨江南，春来得早，青色自然也葳蕤得早，帘子挂在门上，在室内泡茶、看书，一抬眼，隔着帘子就看到隐隐约约的春色，夹杂着耳边可闻的黄鹂三两声，这感觉，真是妙极。

春雨，油润地飘着，如丝如线，亦如吴冠中那些关于江南的画，浅草嫩而有清香，青苔腥腥的，与院子里的泥土夹杂在一起，有潮湿的气息，这也是春天的气息。人在帘子内端坐，在春日里容易犯困，尤其是隔着帘子看了窗外朦朦胧胧的东西，就更加容易春困。醒来，精神就大好，尤其是看到帘子外的青色，那是一丛青蒿，三两棵旅葵，贴着地皮长的蒲公英，都是讨喜的存在。

“兰草已成行，山中意味长。”初见马兰花的刹那，时光的闸门轰然洞开，童年记忆如涨潮的溪水奔涌而来。那时故乡的山坡，总被细碎的野花铺满，黄的、红的，米粒般大小，开得极盛，我至今叫不全它们的名字。唯有马兰花，那一抹清丽的蓝紫，在记忆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记——像是浸过岁月的霜，又裹着童年的暖，每每想起，却无端生出“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”的怅惘，说不清是时光走得太急，还是那年的日子太短。

“小皮球，刚落地，马兰花开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伴着这首儿歌飞逝的童年，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，又遥远得像隔了层雾。小学一二年级时，学校旁的山坡是我们的乐园。春夏之交，野花开得漫山遍野，马兰花也赶趟似的绽放，远远望去，连片的蓝紫色像着一层轻雾，美得让人心尖发颤。一群孩子在山坡上追逐疯跑，鞋尖沾着泥土，衣襟兜着风，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。跑累了，就四仰八叉躺倒在草地上，随手折一片马兰叶含在唇边，轻轻一吹，不成曲调的呜呜声便飘起来，在我们听来，却比任何歌谣都动听。嬉笑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大人有赏

初六，到距离平壤一百七十五里的安州，本地官员纷纷来拜，国王也派使臣申宽吉持名帖在此等候。随仪赏绸一匹，小刀一柄，荷包二色，仆从小刀二柄，下走十人毡帽二十顶。跟驮人五名自义州至此更换，赏五顶毡帽。

初十日到达中和府，吃食官自义州送至此处返回。赏荷包、小刀。旗鼓官送至平壤，至此亦赏小绸一、书扇一。护送官二员自定州至此完成任务，共赏小刀二，荷包二，帽十枚。

十一日，到达黄海道的黄州镇，国王差户曹参判南秉哲持帖来候见。赏夫役五十二名毡帽各一，烟竹各一。

赏赐的物品种类繁多，最普遍的大概是毡帽、小刀、荷包。烟竹比较罕见。据查，烟竹是一种相对稀缺的植物，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。受赏者拿它干什么用呢？不得而知。总体上看，这些物品体积都不大，易携带。那么多人跋山涉水，

入帘青

隔帘相望，窗外有明晃晃的春光。春光经过帘子进入眼帘，这样的二道“帘”，能够成就很多的美感。光过竹帘，会晶莹一些，似乎是过了一层筛子，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小孔成像，是光学的神奇，亦是帘子带给人的视觉美颜。春光中的青色，在春光的照耀下，青之更青，让人想起了魏晋时期的文人，青且倔强，甚至是狂狷。

想起旧时，清明时节，祖母会用刚刚发芽的柳条串着三五只烧饼，挂在门楣上，待到立夏时，再够下来，把烧饼泡水做成煎饼，据说，这样可以治疗小孩子“苦夏”的毛病，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。这种做法，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有载：“寒食前一日谓之‘炊熟’，用面造枣旗飞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‘子推燕’。子女及笄者，多以是日上头。”

抛开这些历史传统，单单是挂在门楣之上的柳条，隔着帘子看，亦是美

肯定尽量减少笨重的东西。论价值，这些东西实用性强，不是很贵，但也绝对不便宜，拿回家给左邻右舍看看，足够自豪。

四月十七日进入汉城，十九岁的朝鲜国王亲自出来迎接，率领百官行山呼万岁礼。二十日离开汉城。国王送来药草十斤。此前国王知道花沙纳身体不好，特意选了这种有针对性的礼品。

返程的路上，花沙纳又是一路赏赐。

五月初三，来到两国交界的鸭绿江畔，朝鲜的伴送使、观察使、差备官等送至水边，依依惜别。花沙纳赏差备官绸子、小刀、对联、荷包等物品六份。赏跟轿军五十四名每名银五钱，毡帽一、烟袋一支。

五月初六，花沙纳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在薛礼站住下。赏给房主烟十匣。

初八，在路上休息时赏给办差的家人银两、小刀，荷包，赏给房主人卢姓(镶黄旗汉军人)布一匹、烟二十匣。

去程时，花沙纳并没有记载在国境内赏赐下人。回来后却多次赏赐，想来，那些物品大概是在朝鲜没有赏完剩下的，反正带回去京城也没什么用，心灵放松了，干脆率性一回，随手送人了。

的，清气飘满屋子，不知道能不能驱赶一些蚊虫，总之，很是好闻。旧时，故乡有早春蒸食嫩柳芽的习俗，柳芽儿略苦，蒸而食之，却鲜气逼人，满口都是春天的气息。

有一年春天，在徽州，看院子里几个孩子在荡秋千，业已发黄的竹帘，朝外看去，草烟朦胧好看，看得人心痒痒，在帘子内练字，写的内容是冯延巳的《醉桃源》：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花露重，草烟低，人家帘幕垂。秋千慵困解罗衣，画梁双燕归。”汉字就是有美感，古人所描述的句子，也总与今人所见有某种神似。也或许，美总能穿越时空而来，引发多个时空人的共鸣，这样的美，是撩人的，是永不过期的。

春光正好，窗外有蝴蝶在飞了吗？我猜是有了，草色那么青，各种花在茎秆之间积蓄能量，蝴蝶已经在青色之间寻觅了。不妨出门去。夺门而出，掀开帘子而去，去迎接窗外那一嘟噜一嘟噜的绿，去浏览那苍苍横翠微，去领略那巍峨入云端……

态，细长的叶片透着韧劲，蓝紫色的花淡雅得像谦谦君子，又似温婉的淑女，不争不抢，却自有一番风骨。

马蔺与鸢尾是同属鸢尾科的同门姐妹。二者的叶片均修长，马蔺的叶更细些，像少女的发带；鸢尾的叶稍宽，透着股舒展的劲儿。花形也颇为相近，若马蔺是带着山野气的小师妹，鸢尾便是端庄明艳的师姐。鸢尾的花色比马蔺丰富得多：黄色的鸢尾开得灿烂，像把阳光揉进了花瓣，有富贵气；紫色的鸢尾则热烈奔放，花瓣舒展着，倒有几分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热闹。尤其是莫奈笔下的紫鸢尾，被朦胧的光影裹着，花瓣似染了雾色，空灵出尘。
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严酷的土地上，地下多是苦咸水，日光烈得能晒裂石头，可供植物生存的条件苛刻到极致，鸢尾却能扎下根来，傲然生长。夏季去沙漠植物园，总能看见一簇簇紫色的鸢尾开得正好，连片的花像云、像雾，柔软了沙漠的荒芜——我想，那大抵是世间最美的鸢尾花了，不是因为模样精致，而是因为它们在绝境里的绽放，藏着生命最动人的倔强。

马蔺与鸢尾

声裹着风声漫过山坡，那是最纯粹的快活，儿童不识愁滋味，只觉岁月悠长。

后来家搬了，离城市近了，离那片山野却远了。

新住处是宽大的大院，却围着高高的围墙。院里的榆树栽了又伐，杨树绿了又枯，院墙越来越高，房子盖得越来越好，家家户户都是独门独院。日子越发规整，却少了些山野的自在。唯有孩子们的嬉闹声没变，跳皮筋的游戏也还在。“马兰花开二十一”的歌谣一响起，我的思绪就像被风牵住，又飘回了从前的山坡——那时的时光像风一样轻快，欢乐也像风一样无拘无束。可大院里没有漫山的野花，更没有那抹让人心动的蓝紫，围墙外的车声，偶尔掠过头顶。

马兰花学名马蔺。再与它相见时，它已褪去了山野的随性，成了园林里常见的耐旱植物，小区的绿化带里、路旁的花坛边，总能见着它的身影。即便身处闹市，马蔺依旧保持着优雅的姿态